皇清經解續編

二12
698
199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問答一　江都淩曙曉樓著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例之說由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謚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興從博

士穎子嚴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因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沖帝詔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

問徐疏掾者卽其下屬官也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實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于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問徐疏若今之三府掾也何爲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大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證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據之本卽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繫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栝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力檃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操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據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即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原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問隱元年疏引駮異義云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昉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忠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一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

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是二歸矣然
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
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甯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
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
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
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
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
三王之統故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
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爲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

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黼冔是也孔子刪詩存商頌五篇以
備三頌孔沖遠以爲所以通天三統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書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魯恭傳孝章皇帝深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魏明帝青龍五年詔書夫
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又云仲尼大
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
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
則其明義豈近在殷周而已乎自此以後不復言三統矣後儒
既昧此義遂以三月亦爲時王之月豈不謬乎卽左氏傳解誼
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含此不
談而逞其肊說何耶

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君矣臣可以子稱君乎曰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問隱五年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其分陜之地可考否曰郡國志陜縣有陜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陜原在陜州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原爲界集古錄陜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陜所立以別地里

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然則師出有時乎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葛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麻明時當用何代之麻曰五行傳麻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麻也五家之麻多疏闊唯顓頊麻微近故張蒼用顓頊麻元封中用太初麻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麻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麻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麻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麻相應以殷麻考

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據此則用殷厤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作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尚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娟注娟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娟廣雅娟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問桓三年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多少二字或衍文也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若存字解之多爲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注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

問桓四年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於何徵之曰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以夏時冠月之說爲不足据

問桓四年注養三老五更白虎通與獨斷不同當何從曰蔡邕曰三老三人五更五人白虎通曰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白虎通之說爲允鄭君亦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何氏此注所引與白虎通略同

問桓五年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與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車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縣車示不用竊謂白虎通之義較長

問桓六年經寔來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

而不用是亦不敎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敎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設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衞唐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

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貢事繁多又以爲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二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据此則紀季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雖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訛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碭人也据此則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

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据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甲之曰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墜則霣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干壬子星墜是也霣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證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据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按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按

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
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
問莊十七年注瘠者死文瘠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瘠積
衆多何也曰爾雅殲盡也犍爲文學注殲衆之盡也故何氏以
爲瘠積衆多瘠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盡惑其君
則惑生周禮蟈氏疏引服虔云蛮短弧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
籠古無今有含沙射人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瀺瀺蜮蜮
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
問莊二十年經夏齊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疫也
以痢爲瘠以瘠爲災於事有徵乎曰劉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

厲君　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
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
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
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
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
之主人冠立於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
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瘠一本作漬禮記鄭注引作大災者何
大漬也呂氏春秋仲父之病矣漬甚古瘠漬通也
問莊二十二年注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厤志無有差
跌之跌
問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儆注儆疾也他書有此訓詁否曰荀

子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賣之不可僂售也注僂疾也
問莊二十四年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
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
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知其何所本也
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
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纚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
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據此則何氏所
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璧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曰詩
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
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璧痛也蓋戰迫之而甚

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璧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
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免爰箋急者有所操璧也按操與躁通鄭
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
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
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
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搪衝
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
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劒而已矣
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

公羊問答二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留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曰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詐詭劫質諸侯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劒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

銷車以鬬周禮王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令閻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追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不得一例視之也若管仲目夷眞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

問僖三十年注撟君命聘晉釋文本又作矯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注師古曰撟正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

問僖三十一年雨升徐疏以爲雨升無文何氏更有所見雨升

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

問鄘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强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僖三十一年言三望何也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遍故四望徧下天子故三望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三望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據

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也鄭元云謂海也岱也淮也何故曰考之於經書明言望於山川此其確證公羊非無據矣爾雅梁山晉望也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經言望祭無不指山川者外傳之說不必從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

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祠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愼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郃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也祭之名非升禋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逌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此通典之說也桉蓋自漢魏六朝以來六宗之說紛如聚訟互相攻駁莫定從違是以三禮義宗謂先儒所釋義各

不同亦各有通此皆調停之說亦無一定之解若何氏所主又異於諸說蓋以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當之與鄭略同鄭有司中司命而無日月也何氏之說惟與劉向五經通義相同餘不合也

問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隻踦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劉向作觭輪師古曰觭隻也觭倚踦皆奇字之通借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問僖三十三年注揖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蹲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此其證

徐疏云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蹎按陸氏釋文盧植本作蹲然則何所据之本與盧同

問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前漢書息夫躬傳盧造詐諼之策

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朕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

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諓諓善竫言注竫猶撰也其訓詁可證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證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据曰此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入曲也東至降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衞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据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

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苗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据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畚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由部畚滿器餅屬所以盛穀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所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穜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倀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倀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逡遁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

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蹙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荊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恭傳俊儉降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同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切音義則一可證

問宣六年注躇階猶超遽不暇以犬何也曰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踔史記于鄴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

問宣十六年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問宣六年傳活我於暴桑下注暴桑蒲蘇桑何也曰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注作蒲蘇韓非子木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美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吆蒲蘇不同呂氏春秋作歗桑淮南子作委桑歗古委字呂氏春秋淮南子說同

問宣十二年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何也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确之處漢書食貨志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子

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問宣十二年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肊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舍注衙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卽盂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視履考祥虞翻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餧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拑勒鞬韜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拑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修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据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八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

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卽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轅田賈逵注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墝也孟子死徙無出鄉注徙謂爰土易居平肥饒也孟康注漢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何以謂之辯護曰詩

疏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騵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道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即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即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據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否曰

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甗來注或說甗玉甑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踊於棓而屬客注踊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踊此其證

問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鼷鼠何物也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噛

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甲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勝姪姊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

問成十三年傳上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按

西南夷傳鬻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
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廩廩近升平何以爲廩廩也曰漢書循吏傳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
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
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故不同

問襄三十年注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春秋說文
作時王之禮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
驕醉殺主傅注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

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他物
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翟曰大鹵桉晉
大鹵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
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何所
據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桉謂病者
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
時年三十五據此推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鄙鄙偏處西方瞰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入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營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據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鑽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鑽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質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莖椹也范雎傳匈當欑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

問昭三十一年注李氏負椎謝過椎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

前漢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棰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鬬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鬬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絶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於經當是逸禮何注半珪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判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卽此可以證之

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陌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

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
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古
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
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
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
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
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
考者哀公事强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注以漢
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果有
確證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誥奏議凡決
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
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
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
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
貴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
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
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益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
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

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皆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鄴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

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之義善善及子孫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率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

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訶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

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四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

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於
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氓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凡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江都淩曙曉樓著

春秋繁露注一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隱曰繁露蓋
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綏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
垂也博物志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
而下垂如繁露也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
春秋繁露繁露詞周禮大司樂賈公彥疏前漢董仲舒作春
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玉海云董仲
舒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連貫之象焉

楚莊王第一　樓四明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爲潘氏附著無疑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徐廣曰楚在南
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周本紀注
帝舜後遏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嬀滿于陳
都宛邱之側宣十一年經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乎外而不與
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
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靈王殺齊
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
慶封而直稱楚子史記封尙父于營邱曰齊正義曰今臨菑縣
四年經楚子以下伐呂望所封齊之都也營邱在縣北百步外昭
吳執齊慶封殺之何也據稱子爲褒與伯討辭靈王非賢慶封罪隱故執不知問曰莊王
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宣十年經陳夏徵以賢君討重罪其於
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原注宋本作德見
其不得也春秋見其不得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僖二年經
所以別嫌明疑城楚邱傳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詩譜云叔虞子燮父
言桓公城之不與桓公城之曷爲爲不言桓公專封也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傳曷爲爲
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天子在是也孔子世家
不與致天子也孔子在是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繼當世貶損之義後有
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楚莊弗予
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原注恐是不待貶矣官本按貶本作此他此

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說文況譬也況文約而
法明也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旨博其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
之滅括地志云豫州北上蔡縣古蔡國縣東有蔡岡因名也昭十三年經蔡侯盧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不予諸侯之專封也
諸侯專封也不予諸侯專討之文不於字何也復見于殺慶封之經傳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
明者著之武進侍郎莊公存與曰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
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
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昭四年傳慶封
而亂齊國也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
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廣韻臣伏也男子
氣爲帝間氣爲臣一切經音義篡又患反說文逆而奪取曰篡賤稱春秋說曰正
字從厶音私算聲算桑管反蒼頡篇自營爲厶弒君之法理無

外聲故字從厶也按殺當作弒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弒之釋文云弒從式殺從殳不同君父言多亂故時復音之鹽鐵論威厲而不殺殺音弒石經作試蓋古通用也今則昉釋文之例弒殺二字每別白言之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方輿紀要北直眞定府城東北四十里新市故城鮮虞國都也昭十二年經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後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一作疑原注恐不禮而死於火史記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杜預注宋今梁國睢陽縣襄三十年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莊三十年傳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

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十昭二年疏言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索隱女女汝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說文適之也宋魯語

女無良心

同

禮以不荅有盧注有古與又

書內多如此

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官本按安於彼無親尚來憂我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鵻鵻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我心憂傷

文武明發不寐毛傳明發夕至明也

彼先人毛詩彼作昔毛傳曰先人

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盧注舊本作今晉文而强大厭我厭讀如檀弓死而之厭我心望焉索隱曰望猶責不弔者三畏厭溺

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

師古曰已語終

辭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隱元年注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昭二年經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三年經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官本按何校改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他本作於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邱陵之漸平也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昭十年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師古曰取讀曰娶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物相慶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謂齊晉不能救正於齊至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始終出走凡八年死乃得歸定元年經公之喪至自乾侯出走八年自二十五年九月孫

年傳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困之至也釋文困窮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師古曰簡謂簡於仁義也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顏安樂從襄二十一年以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

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漢書韋元成傳親疎之殺殺漸降也與情俱也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昭二

十五年經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子赤殺按殺當作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文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傳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傳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莊二十二年經十月乙未子般卒　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是也吾見其近而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釋名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有又同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賤踐也卑不見踐履也司馬遷傳善善惡惡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非獨譏刺而已也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有又同知其陽陽而陰陰白而黑黑也後漢馮衍傳注白黑猶賢愚也淮南子曰聖人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見是非若黑白之別于目百物皆有合偶之仇之匹之善矣爾雅仇合也毛詩疏犍爲文學注爾雅仇相求之匹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司馬遷傳孔子之時上無

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隱元年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原注逾作愈此一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爲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盧注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廣韻規圓也字統云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也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雖有察耳

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淮南子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雖有知心釋文知音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官本按覽他本作覺然則先王之遺道遺留之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譏易常僖二十年經新作南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奢泰不依古法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左傳注介因也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大射儀曰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樂記疏舊解貍之取物

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鄭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鄭元曰縣音元師古曰此本古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爲州縣字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鄭元曰承奉承不失隊也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者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

不顯不明改正朔白虎通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隱元年疏凡非天意也改正朔之法不得相因滿三反本禮則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赤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則命之以黑瑞易二月爲正則命之以白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則命之以黑瑞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潛夫論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尚移風使俗雅易俗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爲之俗焉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白虎通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官本按治他本誤作制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史記樂樂其所自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武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釋文徧字古遍字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史記樂自內出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樂言作禮言制樂者陽也樂倡始故言制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吳縣沈孝廉欽韓曰此與大司樂注義畧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官本按自王者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本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不虛作樂至不可一也見元命包

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官本桉樂他本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史記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護大武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又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傳旅師也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玉杯第二漢書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取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難者曰喪之法官本桉本誤作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此月服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服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綦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綦二今桉經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

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以冬納幣文二年經公子遂如齊納幣皆失於太蚤師古曰蚤古早字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閔二年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祫卽祫遭禘卽禘今不譏前之祫祭太蚤而獨譏後之納幣大蚤也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文二年傳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猶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文二年注非虛加之也者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者爾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

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杜預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方輿紀要曰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北有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慶遠于廢遠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年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師古曰右尊故曰官本挍他本脫故曰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鼓云乎哉立新王之道隱元年注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

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表記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政難復也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文九年傳踰年稱公矣則曷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孝子之心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則三年不忍當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論衡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之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

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一年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師古曰謂從隱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文繡然也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晉灼曰引名責實明知事情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經解屬辭比事謂類例偶其類覽其緒文穎曰緒尋也謂屠其贅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注曰贅貪也見釋文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官本桉道本作心他本其統緒而正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諸侯於稱子文九年傳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原注安故能以比貫

類以辨付贊者大得之矣廟殿火災對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爾雅臞瘠也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官本桉他本無不辟二字尚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鄭康成曰厥其也辟君也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官本桉他本無倒序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文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葬乎大夫者署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署之也葬者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祖以逆先公文二年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自先君言之應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朕如京師不至放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師古曰逮及也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是時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宮本桉他本誤作在　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洽聞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

人主大節則知閽大博則業厭盧注大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
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愼其行齊時早晚
盧注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淮南子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稽考也考法于前人也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徵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當作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而賊不復見突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鄭歸生齊崔舒弒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官本校牘其君後不復見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說文云牘書板也葢長一尺因取名焉宣二年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獳宣六年經春晉

趙盾衞孫免侵陳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易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猶曰賊未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廣韻誅責也釋名曰罪及曰誅如誅大樹枝葉盡落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他本作誅非不當罪也昭十九年經冬葬許悼公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誣罔也以無爲有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備援比類官本校備他本作緐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之

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攷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官本桉罪他本作距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漢書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小雅巧言之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桉盾辭號乎天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荀內不誠安能如是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盧注訓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官本桉他本此下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曲禮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注嘗度其所堪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昭十九年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爲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太史公自序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彼之空言而不敢辭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官本桉衆他本作董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昭十九年傳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盾不誅無傳何也曰官本桉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昭十三年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

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比又稱公子是不誅之文也　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趙盾不弒不討賊遂加以弒君是責薄惡之厚　曰春秋之在國君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莫知其君弒賊不討之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羣經音辨斗升十之也鄭注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

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悟行不備也師古曰悟安也音大兼是故重累責之鬼谷子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逕詩呂氏春秋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後漢馬武傳注矯曰矯枉者過其正師古曰正曲也枉曲也孟子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繁露注二

江都淩曙曉樓著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宣十二年經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惡晉也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邲在敖北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宣十二年傳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官本校如他本作而盧注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

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釋文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僖三十三年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謀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耆豪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鄭文輕衆而喪師釋文殽胡交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詩譜云宗周既滅其子孫寄帑與賄東遷虢鄶十邑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傳鄭棄其師者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說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

莊十年傳怗者曰侵精者曰伐注怗猶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者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傷其害所重也隱二年注凡書兵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內外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旦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莊二十九年經新延廏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注緒故曰新造邑則諱莊二十八年經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官本校好他本作惡

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弛今詩作矢　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原注一作斷斷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隱六年注戰例月而善偏戰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按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多耶伐喪襄二年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而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諱伐喪也　尤榮復讎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春秋潛潭巴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雖畝有數莖音徑草木幹也猶謂之無麥苗也莊七年經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無麥苗也莊四年傳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莊九年經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　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王本脫戰字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王本戰誤作義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盧注效驗也　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說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桓三年經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

則有之矣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何晏曰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詩言權反而後至于大順也新論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後合也法言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莊侍郎曰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宣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見之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子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釋文擅善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

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樂稽耀嘉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

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襄三十三年傳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官本無政字漯梁之盟原本作擥注古闕反爾雅梁莫大於漯梁音義漯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孫注梁小橋也信在大夫官本按他本無信字而春秋刺之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官本按君他本作擅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右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官本按止他本作正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官本按義他本作意曲禮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荀子蔽於一曲注一曲一端之曲也原注術疑作獨淮南子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荀子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

天施然也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于師行仁急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字鑑取亂切說文齊謂之炊爨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五帝本紀注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弗察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王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師古曰與讀曰預

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邱斷道王本無王字非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釋文魯者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留之輔相而封伯禽焉史記封周公旦於太昊之墟曲阜正義曰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外城卽魯公伯禽所築也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宋忠曰昌之地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十里魏都尉治杜預注斷道晉地新築衛地宣十二年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十七年經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成二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釋文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邱之北菏澤之野大困之鼃原注音安服虔曰鼃齊地穀梁曰今濟陰定陶是也大困之鼃去齊五百里成二年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鼃之戰齊師大敗獲齊

頃公訴逢丑父 成二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訴於是訴逢丑父佩觿辨正曰桉顏師古刊謬正俗逢姓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丑父之裔不得棄其本姓混茲音讀今桉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孟子有逢蒙左傳無音孟子音云丁張並薄江切桉逢伯陵商諸侯姜姓逢丑父齊人後漢有逢萌北海人其字皆從夆廣韻云逢皮江反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逢丑父其字從夆子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寫爲逢遇之逢故以爲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用或傳寫舛訛豈可以臆斷便謂姓無皮江切耶孟子音義又云逢從夆夆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夆爾玉篇云訴斬也側略切 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官本桉得他本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 成八年傳晉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他桉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劉向集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窺蹇跋之容故被窒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嗚呼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虖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同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桓十一年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

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奔忽可故反是不可得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官本校所他本作難難於祭仲祭仲晃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鄭忽奔衛弟突歸於鄭是避兄弟也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簡略也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隱賤而桓貴隱之立爲桓立故隱之立爲行權鄭祭仲是也前

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盲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年經齊侯滅萊傳曷爲不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官本校人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他本作天桓六年注嫌來輸平獨惡鄭壇桓六年注嫌來輸平獨惡鄭壇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官本校他本無復字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獲者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耶國策注恩溷同濁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辱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

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尸子曰衆以虧義爲辱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隱元年經春王正月是置王于春正之間隱元年注非曰原注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王者不承天以置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今善善惡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盧注有廉恥三字於字據大典本補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

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大戴禮作視死者歸

春秋曰鄭伐許癸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杜預注許潁川許昌縣府許州是靈公遷葉今南陽府方輿紀要都許今開封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是旋還葉又遷于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淅川縣是許男斯又遷于容城今荊州府東廢華容縣是葢皆爲楚所遷也成三年經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是伐喪也成二年經庚寅衞侯甯孫良夫帥師侵衞侯遨卒冬楚師鄭師侵衞侯遨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成二年經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盧注以盟卽已盟伐許舊本作伐鄭訛

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成四年經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宣元年傳古者

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作書高宗諒闇商宗武丁也鄭注論語諒闇喪廬也禮記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鶉闇謂廬也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既葬稱子今稱伯使不得在子行故云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官本校卒他本作率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盡牢之盟是也盡當作盡成五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盡牢杜預注盡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楚與中國俠而擊之官本校俠他本作挾鄭罷敝危亡師古曰罷讀曰疲

終身愁辜盧注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師古曰道讀曰導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愼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官本校他本無既字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官本校他本作術一不見其罪也成六年經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蠱字牢之盟約備強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官本校他本行作得孔安國注論語放依也興事不審時其何字誤如此爾

春秋繁露注三　江都淩曙曉樓著

玉英第四尸子龍淵生玉英尚書帝命驗有人雄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王弼曰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爾雅元始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知元年志者官本桉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論語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之正與原注一作言其眞矣非子路之所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盡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

此攝也終致國乎與非其位不受之先君官本校他本複不受二字而自即夷莊公馮弒與夷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東南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襄十九年傳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乎得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隱四年經衛人立晉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桓十三年經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危之者衛弱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此言繆公雖受之先君而不能得衆故危衛宜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莊九年經齊小白入于齊傳其言入何篡辭也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官本校故他本作敬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莊十三年

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經音義湔洗也浣灌也遂爲賢君官本校他本脫爲字而霸諸侯說桓公于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率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官本校他本誤作背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師古曰逮及也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鄭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公觀魚于棠隱五年經公觀魚于棠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魚公張之杜預注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

源也 官本桉以他本作則荀子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夫處位動風化者師古曰以德化被于下故云風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隱三年經武文九年經毛伯來求金 皆爲大惡而書今 官本桉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桉非字不當衍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于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如齊觀社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而行凡俗以此化于國人國人安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 譏何諱大惡之辭也 官本桉諱他本誤作爲莊二十三年經夏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而通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

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 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注養廉遠恥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 隱二年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文九年傳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有物故盧注物當衍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 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隱二年注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 婦人無外事 母爲子娶婦官本桉他本脫婦字僖三十一年經冬杞伯姬來求婦 奔喪父母變禮也 文九年經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 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 官本桉理他本作禮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隕謂之隕 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螽墜

謂之雨文三年經雨螽于宋傳雨螽者何墜也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句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莊侍郎曰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桓三年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讙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桓元年經公卽位傳繼弒君不言書卽位者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書卽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隱十一年傳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官本校他本脫宋督二字桓二年經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言莊公馮殺之隱三年傳莊公馮弒與夷不可反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反於經其及之端眇狀也崔云猛眇小反莽眇輕虛之不足以類鉤之官本校鉤他本作釣周易鉤深致遠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成二年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校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官本校他本無乎字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官本校遺他本誤作道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

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法不足法也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非王法所當貴也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官本桉謂他本誤作位桓二年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本主名名之從後所屬主人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僖二十一年傳宋子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備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爲君守之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

官本桉者他本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水經注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杜預注莒國今城陽莒縣也鄫國今琅邪鄫縣世本鄫姒姓子爵夏大康封其子曲烈于鄫襄公六年經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馬融易注閑闌也防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僖十年傳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

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衛曼姑拒而弗內哀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辭家事以王事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官本桉他本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官本桉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諸侯立所不宜立例所不書大夫立則書隱四年經衛人立晉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位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莊侍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之中無空文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杜預注紀國在東莞劇縣水經注曰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季弟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定十三年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也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也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官本桉公他本作君昭元年經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仕諸晉也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盧注故一作固古通用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

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小不忍諱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隱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包來不疑也注寔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從公盟而公反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閔元年經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莊八年經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索隱曰按春秋衛師入郚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郚鄉又地理志云廩邱縣南有成故城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

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莊二十八年經臧孫辰告糴于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以鄣入于齊者實紀亡切近故諱使若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鄣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紀季以侯爲之杜預注鄣紀邑在齊史記集解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之鄣邑也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官本按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鄣往服罪於

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莊三年經秋紀季以
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以酅入于齊傳紀季者
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成六年注禮天子諸侯立五
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祖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
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
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
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官本桉他本無之字故
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
賢之也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
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
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
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
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以其賢之也
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精華第五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七隱
年經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莊十年經荆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天子
言執各有辭也有同
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
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
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桓五年傳大雩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
者何旱祭也莊二十五年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水則鴈鼓而劫社天地之所
水鳴鼓而攻社于門桉說苑作大水則鴈鼓而劫社天地之所
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
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
周禮女巫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
鹿鳴鄉飲酒大射之歌春秋漢含孳雩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

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詬不敢
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自塞無狀　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
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　周禮大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
尊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　官本無者字　大明濊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
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　莊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社求乎陰之道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　此亦春
人犯之故營之說苑作鳴鼓用牲于社傳曰食則曰爲鼓用牲于
秋之不畏強禦也　師古曰強禦強梁而禦善者也盧
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
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　僖二十四年經冬天王出居于鄭　注不能
事母故絕之言出說苑作
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尊上
衰三十年傳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絕母之屬而不爲
子也說苑作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　絕母之屬而不爲
不孝慈義矣夫　官本桉他本無慈字矣字莊元年傳不與念母
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孝經云父母生

之續莫大焉說苑作絕文姜之屬而不
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官本
桉他本脫曰字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
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
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
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
謂救危除患也官本桉他本無救字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官本桉他本脫謂
將二字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
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爾雅云媵送也釋文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國君夫人有左右媵隱七年注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

事君道生事官本桉道生他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子遂其本誤作遂是鄆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之危莊十九年注先是鄆君命而與之盟故善而詳錄公齊宋欲深謀伐魯專矯君命本桉他本脫受字莊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道生事之晉官本作按遂釋文之往也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僖三十年經公子晉如京師遂如晉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作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賢相之能官本桉仗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官本桉位他本作按他本誤作衛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莊三十年傳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杜預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莊十五年經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經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預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幽宋地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僖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二年經城楚邱傳孰城城衛也賈逵曰邢周公之後姬國姓見存亡繼絕之義僖十七年傳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注立僖公存邢衛杞也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僖二年經齊侯盟于貫澤三年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預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桉左傳無澤字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僖五年經楚人滅弦子奔黃杜預注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江黃伐陳而不往救僖四年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杜預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世本江黃嬴姓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僖四年傳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本桉離他本作納原本及官本桉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之以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

兵僖六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非所以附疏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論語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獄論心志罪而合于法者誅志邪者不待成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原情定罪是故逆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官本桉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閔二年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襄二十九年傳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三軍或死或不死俱殺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王本可無二字誤倒釋文訟爭也言之於公也鄭云辯則曰訟曲禮疏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小戴禮注獄埒也相質慤爭訟者也師古曰折斷也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當作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僖九年經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官本桉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官本桉占他本誤作卦春秋無達辭詩汎厤樞詩無達詁言荀子善易者不占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說苑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官本桉位他本作正誤徒

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廣韻云歎也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經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管子疑今者察之古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官本校他本無故字知作之弗能察寂若無原注寂一作蒙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原注空或作宜釋文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莊侍郎曰春秋書天人外內之則天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師古曰恙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師古曰恙憂病也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獌獌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也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釋文馬傳餗鍵也穀梁疏餗謂糜也釋文鄭注餗菜也周禮疏糝謂之

餗震爲足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詩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也呂氏春秋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右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于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官本桉他本無知字無可柰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莊三十二年傳殤公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桓二年傳殤公知孔父死趨而救之皆死焉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官本桉尚他本誤作南說苑作乃將靖鄰國豈直免弒哉盧注舊本作豈直弒哉誤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江都淩曙曉樓著

春秋繁露注四

王道第六 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 隱元年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言本正也說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

景星見黃龍下 白虎通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則景星見德至淵泉則黃龍見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竝見官本按他本無氣字淮南子是故春生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是故春肅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宣十五年傳古者什一而籍注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治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民家給人足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給足是謂家給也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嫉之人官本校讒他本作強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 師古曰哺口中所含食也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 韓詩外傳曰太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尪寔休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鷙蟲不觸官本校蟲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猩者皆名鷙也儒行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 大戴禮朱草曰生一葉至十五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三禮義宗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抱朴子曰朱草長三尺枝葉皆赤莖似珊瑚醴泉出 鄭注禮甘也取名醴酒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風雨時嘉禾興 索隱說文云嘉禾一名禾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嘉也鳳凰麒麟遊於郊 毛詩義疏鳳凰名鷟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禮運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圄圄空虛 意林風俗通周曰圄圄令圄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圄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畫衣裳而民不犯 墨子畫衣冠而民不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四夷傳譯而朝 周禮象胥注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迺通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 李善文選注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秩山川以

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

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按大戴禮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淆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宮以上皆古說鄭康成之義則以明堂位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盛德篇所言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乃呂不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爲一事太廟在治朝之左別爲一事非明堂明堂雖祀文王不得爲太廟周制明堂太廟路寢三者同制故後人誤之貢土地所有官本桉本誤作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國語註端元端也冕大冠也周有所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風俗通曰苑蘊也蘊積也囿薪蒸所蘊積也囿

者嗇魚鼈之處也圃猶有也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本誤作晝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尚書大傳歸傾宮之女文選注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高一傾田中言博大也靈虎兕文采之獸官本桉他本無靈字殷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邱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殷本紀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生燔人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生燔人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聞其臭妲己笑名爲炮烙之刑漢書谷永傳榜箠擠於炮烙剔孕婦見其化郊特牲注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高誘注化育也視其胞裹一作腑一作臍玉篇拇莫口切手指拇水經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

猶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斮脛而視髓法志所云葅其骨肉是也王逸曰桉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殷本紀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呂氏春秋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注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陸宣公奏議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儉諧薇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未有不興於者八百國策注孟津在河內河陽縣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蒲社災哀四年經蒲社災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桉蒲舊作亳依公羊經改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尚書大傳有臣弒其君孽代其宗者注孽支子也宗適子也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盧注銼與剉通以強相脅不能

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隱三年星霣如雨莊七年雨螽文三年釋文音終阜螽蝗也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春秋佐助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沙鹿崩僖十四年傳沙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蟲赤頭甲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方輿紀要注沙麓山在北直大名府城東四十五里夏大雨水桓十三年冬大雨雪隱九年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僖十六年注鷁者鳥中之耿介者蟲生陰而屬于陽洪範五行傳曰鷁陽禽鷁字或作鸛廣志云左疏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鷁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僖三十三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二年經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按言正月者漢夏正地震文九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成五年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乎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沃杜書晦成十六年經甲午預曰馮翊夏陽縣北晦傳晦者何冥也彗星見于東方亥十三年爾雅彗星爲欃槍孛于大辰昭十七年孛者何彗星也注彗謂帚也言其狀似掃帚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言孛又言彗也釋文嵇康云孛音渤鸜鵒來巢春秋異之經有鸜鵒來巢傳何以書記異也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春秋考異郵鴝鵒者飛行屬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陁二彗星三見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一火焚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暝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蝝螽蟓蠹午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官本按他本使下復衍一使字刺不及事也隱元年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傳車馬曰賵財貨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賵猶覆也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伐鄭天子有方伯以致討不當親往會王

世子譏微也 僖五年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 桓八年經祭公來逐逆王后于紀注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 刺家父求車 桓十五年武氏毛伯求賻金 之經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注王王使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恥 王師敗于貿戎 成元年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茅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桉王本從左傳作茅戎今據公羊經改正下同 天王出居于鄭 僖二十四年曲禮天子不言出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衛侯朔入于衛是也疏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 弒 殺 母弟 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弟年 夫王室亂不能及外 昭三十二年經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分爲東西周 昭二十六年經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國策注大事記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 桓十六年經衛侯朔

出奔齊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 遣子突征衛不能絕 莊六年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 伐鄭不能從 桓五年 無駭滅極不能誅 隱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魯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 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杜預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下上偪僭儗天子 國語注偪迫也偏偏上也家語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貿戎而大敗之 宣元年經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成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貿戎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昭二十三年經晉人圍郊 戎執凡伯於楚邱以歸 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杜又云楚邱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在隱七年 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盡平除其家室宗族 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弒其君父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得復故鄭魯易地 桓元年晉文再致天子 僖二十八年 齊桓會王世子 僖五年 擅封邢衛杞 僖元年城邢二年城衛十

四年城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隱五年注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常作六下文滅國盟會要篇皆誤作三十一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傳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公子鬱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比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一當作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丁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蓼十三年秦人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郤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孝經說社者上地之主土地廣博不能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有天子在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桓元年傳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不專封僖元年傳諸侯之則諸侯不得專地也不專封義不得專封也

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適與敵同君親無將將而誅莊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後漢書注將者將爲弒逆之事也大夫不得世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文十四年傳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傳立適以長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不稱妾長防愛憎也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傳夫人何以不稱妾氏貶曷爲貶譏天子不臣母后之黨桓二年經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以妾爲妻也天子不臣母后之黨故封之百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譏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也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宦本按他本脫遠故二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成十五年傳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諸侯來朝者得褒宦本校侯他本誤作夏眯傳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釋文邾同左氏穀梁無婁字父凡人名字皆音甫杜預注邾今魯國鄒縣也滕薛稱侯隱十一年經滕侯薛侯來朝杜預注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薛魯國薛縣邾婁儀父稱字隱元年經公及邾婁儀父盟子邾婁儀父稱字也曷爲褒之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言朝當扶勉以禮義內出言如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定四年傳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隱七年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定四年傳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隱七年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注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

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獻八佾諱八言六（隱五年傳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不可言也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桓元年經鄭伯以璧假許田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其言假之何爲恭也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祠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僖二十八年經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桓不見于經凡言春秋皆指經也）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當爲也（僖元年傳其曰實與而文不與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僖元年傳子沈子曰不復讎非子也注明臣子不討賊當絕）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楚公子比弒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官本被絕他本作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

本主（僖四年傳予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桓爲主也）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僖四年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服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師古曰卒終也）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官本被牧他本作救）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隱元年傳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隱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桓十五年經天王崩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預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甯陵縣東北）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僖五年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

也

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閔二年傳緩之道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襄二十九年經閻弑吳子餘祭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校殺當作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襄七年傳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鄭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强則不若楚於是弑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隱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莊九年經齊人殺無知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隱五年傳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師古曰率帥古今字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襄二十九年經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詛受令恩衛葆以正固圉之平也葆與寶同莊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寶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

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官本校祠王本從左傳作治今據公羊改正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降者自伏之文所以醇歸于齊作南門僖十二年刻桷莊二十二年丹楹莊二十三年注四年之不加密石大夫斷之士首本說文秦名屋爲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桷齊人女欲以誇大示之禮天子斷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斷而礱桷柱也丹之爲將取齊女欲以誇及兩觀僖二年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定二年傳其言雉門及兩觀微也莊二十九年注有所增益曰作築三臺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莊二十九年注始造曰築新延廄莊二十九年注繕故曰新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莊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官本無疾字大夫盟于渥淵刺大夫之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官本校他專政也襄三十年經晉侯以下會于渥淵傳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水經注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　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

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　說苑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虞翻易注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乎介謂識小疵

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　皛禮約信曰誓淮牲曰盟疏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桓三年經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　曰上當有傳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僖四年傳古者周公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僖三年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有無當相通樹立本正當立之子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　僖二十二年傳宋公與楚子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成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莊王曰古者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

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　公羊傳作詳注善用心曰詳桉祥通作詳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誘注詳善也爾雅祥善也　強不陵弱　并見宣十三年傳　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

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宣十五年傳離乎夷狄而未
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白虎通夷者僱也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
義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杜預注潞赤狄之別種吳王夫差行
强於越定五年傳於越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君子名之曰越
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
興紀要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府
治是世本越芊姓也與楚共祖 臣人之王妾人之妻以楚人之王爲
臣以楚人
之妻爲妾 卒以自亡宗廟夷官本校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
投死於戲豈不哀哉吳世家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
自令陷此遂自刎死 言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
而棄之宣六年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
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
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
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
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搏而殺之支解將吏棄之漏陽處父

之諫使陽處父死文六年傳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
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注自上言泄下曰漏
可使將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
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宣六年傳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
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
之趙盾趨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
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 首
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僖十年傳驪
姬者國色也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晉世
家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皆殺死國大亂
四世乃定幾爲秦所下缺字 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
胥父兄定四年傳子胥父誅乎楚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
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定四年傳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
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
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
夫室妻楚君之母定四年傳君舍于君室大夫舍
夫室妻楚君之母也 貪暴之所致

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成十七年經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至十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殺當作弒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桓六年傳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官本校一他本作二春秋之制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閒官本校他本無民閒二字至死閭里之庸國策注閭里中門二十五家爲里庸庸夫也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官本校他本心而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官本校他本脫博萬二字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李善注系本曰烏曹作博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棋也莊十二年疏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簙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莊十二年傳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也齊人語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又同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樂記注適讀爲亡敵之敵校古書敵多作適荀子告無適也注讀爲敵遠此逼也官本校他本作過宣十二年傳大夫不敵君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校而王本作則官本作而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僖十九年經梁亡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

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杜預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僖二年傳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杜預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僖二年傳虞受賂假滅虢國者道以取亡焉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師古曰還歸還也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僖五年經晉人執虞公注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四句宣三年傳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師古曰罷獨曰疲乾谿有物女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水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官本校怨他本作怒有又同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成然楚大夫昭三十年殺楚國大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懣憂懣也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昭十三年師古曰卒終也虞不離津澤周禮地官澤虞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謂牙與慶父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夫人淫之過也如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强從心之敗已見自强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與敵同君不聽果死戎寇莊二十四年經冬戎侵曹傳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注諫有五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吳越春秋伍子胥大懼曰是棄吳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盤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

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僖三十三年傳釋文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晉假道道下道字讀曰導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傳宮之奇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杜預注虢西虢國也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桉東虢已爲鄭所滅方輿紀要在河南府陝州者曰北虢在開封滎陽者曰東虢又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虢國城曰西虢春秋明此存亡道道上當有之字可觀也觀乎蒲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僖二十八年傳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處注詛字訛或是沮字桉釋名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强陵弱似缺二字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處注壤猶傷也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文十四年經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隱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觀乎世

卿知移權之敗（隱元年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兼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立王子朝齊崔氏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未則正其本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淮南子是故聖人託其初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小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愼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繁露注五　南菁書院

滅國上第七　江都淩曙曉樓著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白虎通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君羣也下之所歸心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盧注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誤）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韓詩外傳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與暴雨隆則撅必先矣國語注鑠消也）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衛侯朔使王人不能救衛）虞虢并力晉獻難之僖二年傳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　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

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官本校載他本作戴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于闔廬闔廬曰士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詆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而復讎于楚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僖二十八年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僖二年傳獻公曰諸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何爲如之何及髡殺得臣而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官本校他本脫遁奔走以下八字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率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隱十年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載左傳作戴杜預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詩云薄言掇之掇拾也鄭穀失地而朝魯桓鄭穀失地不亦宜乎桓七年水經注縣故鄧侯吾爲縣杜預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莊四年衛人侵成隱五年鄭入成隱十年及齊師圍成莊八年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莊十年杜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莊四年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桉莊十六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有曹伯左傳無曹伯是公

羊經之誤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校莊十六年幽之會左穀無公字有公字是公羊經之誤也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莊十八年杜預注戎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專命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會衞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莊三十年杜預注山戎北狄胙虔曰蓋今鮮卑也張旗陳獲以驕諸侯莊三十一年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官本校他本作此他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衞滅之端以失幽之會官本校他本無失字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僖十八年會淮杜預注淮臨淮郡左右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僖十八年傳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僖十八年經邢人狄人伐衞官本校伐他本誤作戎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

衞侯燬滅邢是也官本校衞他本誤作魏僖二十五年齊桓爲幽之會衞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軻之盟公羊作柯劫汶陽莊三年傳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魯絕官本校絕他本作滅威立之閔二年威卽桓避宋諱改邢杞未嘗朝聘杜預注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文選幽通賦大家注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于前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焉天命祐善災惡非有爽也厥書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曰陽生爲息陰死爲消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釋文子孔子也古者謂師曰子曰語辭氣故曰字缺上也哀十四年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象氣人將發語曰上有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邱之會僖九年經諸侯晉侯詭諸卒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葵邱齊西五十里有葵邱地　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一年官本桉他本無卒字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僖二十六年經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文公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乙未葬齊孝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文十三年經公如晉衛侯會于公于斐十四年經齊侯潘卒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杜預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魯昭公以事楚之故官本桉楚他本作齊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官本桉威他本誤作滅昭四年經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九月取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官本桉如他本作知昭十五年經公如晉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昭十六年經晉侯夷卒冬

十月葬晉昭公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邱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與音預官本桉他本盟誤作明大夫見執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君諸侯會于平邱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杜預注平邱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昭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杜預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復傳昭二十三年經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十八年楚子旅卒杜預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十二年九月楚子審卒杜預注蕭魚鄭地　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二十八年三當作明年楚子昭卒　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襄二十七年　卒之三年晉侯周卒一年襄十五年晉侯周卒　先

諸夏之君朝于楚（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子卷卒）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昭元年楚子卷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益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十字當衍）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官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襄二十四年會于陳儀次年再會齊皆不在會杜預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襄國百餘里（按陳儀二傳作夷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當作弒襄二十九年闍弒吳子餘祭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當作弒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慶封劫君（官本劫他本誤作切）亂國（官本劫他本誤作切）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襄二十九年經夏叔孫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衍據陳儀而爲諼（襄二十五年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虛袁反）林父據戚而以畔（襄二十六年冰經注今頓邱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宋公殺其世子（襄二十六年）魯大饑（襄二十四年）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當作弒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十八年子卒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宣三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獳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官本桉他本無於字之中他本作中之）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棐林（杜預注棐林晉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桉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葢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宣元年經宋師于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此猶隰之有泮也（原注泮一作濕之有泮桉王本泮作拔誤詩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盟會要第十（總目作會盟爲其約誓太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于蒲善近正足也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特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徧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官本桉他本無之字天下者無患者字當在何謂之上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淸廉之化流王逸注不求曰淸不受曰廉淸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官本桉盟他本誤作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一六誤一作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絶之所致也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辭已喻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大傳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陸宣公奏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

能使臂者身大於臂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幾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幾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幾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託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太史公自序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事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官本桉倫他本誤作何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太史公自序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曰大矣哉其號兩言而管天下官本桉號他本作別管鍵也荀子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荀子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注畸者不偏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爲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太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孔
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
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
隱元年疏天端卽春也故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布流物而貫通其
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
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
而後君臣之職明矣漢書朱博傳春秋之義用貴制賤不以卑臨尊載天下之賢盧本作天王本作定方表謙義之所在官本桉謙他本誤作兼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
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
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
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

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子虛賦千人倡
曰唱讀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
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原注說一作德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
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於四海
而頌聲詠官本桉頌他本誤作訟無聲字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無
寤思慮惓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
非尚安知通哉盧注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何休文謚例有三科九旨旨者意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
大略之要有十指官本桉他本無之字十指者事之所繫也官本桉他本無所字王

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白虎通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賢良策故春秋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邪家之過兼災異之所譏災害之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言言天之一端也　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官本校則得他本作得則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東漢宋意諫寵二王春秋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　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移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次一作均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統此而舉之官本校他本行矣下有切譏刺之四字無統此二字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師古曰衍溢言有餘也　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

重政第十三　管子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　隱元年注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天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致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

承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終不及本所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終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原注終作故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隱元年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之始也疏元爲氣之始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加水之有泉流之原隱元年注明王者當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官本桉他本無前字上乎字王本作之下在字作存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官本桉乃他本作及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盧注惡所欲說也官本桉他本無欲字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

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荀子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書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尙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愼耶夫義出於經官本桉他本夫下衍一之字經傳大本也逸雅經徑也如徑路無也以傳後人也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孔叢子經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則爲經矣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文王世子疏年穀一熟而尙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官本桉政他本誤作致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孝經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

慶有遺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注受命謂年壽也遺命謂行善而遇惡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絶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官本校他本作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武用之治仁官本校他本無同字湯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袁十四年傳發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故曰博而明切而深矣官本校他本誤作傳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六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江都淩曙曉樓著

春秋繁露注六

服制象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官本校他本誤作適禮之所爲興也官本校他本誤作體他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鉤盧注改作軷以爲舊本訛作鉤據黃氏日鈔非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校詩汎歷樞古者劍在左刀在右鉤在前也月令章句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龜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後漢書注元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元身有鱗甲故曰武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玉篇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原注一作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蓋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象在右原注一作後附校作後是

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官本棓他本無之字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鄭注介甲也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武勇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强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盧注中國國中也師古曰寢卧也詩或寢之牀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原注搢一作晉說一作稅樂記鄭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亥之屬也搢猶插也釋名笏忽也君有教命所啟忘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廣韻手板品官所執天子以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木禮記鄭注賁憤怒也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師古曰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說吐活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官本棓他本作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分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爲上當有將字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著謂明表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是隕有螢廣韻蟲名短狐狀如鼈含沙射人人則爲害生南方說文云有三足以氣射害人元中記云長三四寸蠏蜮鷖鷁鴝鵒食之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

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原注一作其本未亦一端官本桉他本無一字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官本桉他本脫微字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官本桉他本脫貴字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愼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春秋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孝經援神契麟中央也軒轅大角獸也孔子修春秋者修禮以致其子麟來爲孔子瑞對策天之所大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明改制之義哀十四年疏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端

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詩疏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官本桉務除他本作除務脫患字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風俗通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三王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以通百王之道白虎通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讓之至也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致命象之爲官本桉攻他本誤作攻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官本桉他本誤作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末三句疑錯簡在此

俞序第十七師古曰俞答也

仲尼之作春秋也釋文尼女持反仲尼取象尼邱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援神契云蟲也孝經疏稱仲尼者安昌侯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上探正天端原注探一作深王

公之位萬民之所欲官本桉他本萬下有物字原注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哀十四年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故引史記隱元年疏閔因序云昔孔子以素王之法授魯史丘明使之制義以俟後聖故引史記隱元年疏閔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理往事正是非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序王公序王本誤作也字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原注一無曰吾字白虎通問曰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鄭元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以爲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官本桉他本脫明字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官本桉賢他本作資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賦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殺當作弒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

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孝經說云孔子孝經屬參春秋屬商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子夏二十四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史記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太史公自序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官本桉他本作子故或脅窮失國擒殺於位一朝至爾擒王本誤作捋盧本作捘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哀十四年傳其諸君子樂堯舜之道與疏言孔子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官本桉恕他本作世盧注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桉王充論衡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據此則世子周人而藝文志注作陳人師古曰恕仁也恕己之心

以度於物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注鄭元曰楚人家語云衞人孟子注云趙人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官本校邇他本作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官本校他本脫子字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莊二十三年晉厲之刑刻意者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師古曰恕仁也以仁愛爲心內有己志施之爲人也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桓十八年傳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緣人情七字今校正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當作弒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後漢伏湛傳乃共食麤糲注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隱元年注於所

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物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攅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實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釋文導引也）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也（官本校耎他本誤作要司馬遷傳僕雖怯耎注師古曰耎柔弱也原注一無累字校財與裁通）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原注短一作所）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原注無形字）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周易繫辭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鄭注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暗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心或榮或辱

失之毫釐太史公自序故易曰錯之毫釐差以千里駟不及追論語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莊子何居乎形固可使爲槁木而心固可使爲死灰乎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官本校徧他本作偏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原注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爲名原注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申明謹本詳始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官本校他本無下本二字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師古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麋鹿字林麋鹿屬也以冬至日解角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釋文鄭元云木在首曰枕國語野人枕塊以與之注塊墣也國策注僵僨也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淮南子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癰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藥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

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愼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官本校
誤作其公羊舊說禰字元傍爾言雖可共他本
入廟是神元猶是最近於已故曰禰　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
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月令疏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
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爲之　采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
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北堂書鈔禮統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鄉曰庠
里曰序是其制也　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官本校他本誤作以明　感以禮樂所以
奉人本也大戴禮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
師焉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三者皆奉則民如
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三者皆奉則民如
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
宿國策注在野曰露　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
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

曲禮疏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　百姓彊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
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顏師古急就章注以蘗消米取汁而煎之涙弱者爲飴周禮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雀
豹古今注曰漆樹以鋼斧斫其皮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漆也　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申明謀不於衆美不
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得行倡之勢索隱曰倡不謂先也
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
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
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
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
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淮南子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
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

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　聖人積衆賢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精之力聖人所以强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廣韻壹專壹　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冥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原注一作聞　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官本校上出他本誤作見　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

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鬻士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物理論在金石曰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原注等一作異師古曰差次也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本豐索隱曰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榮辱踔然相駭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惡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官本桉他本衍一必字）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法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淮南子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甯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法而不得過也（官本桉得他本作可）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官本桉民使他本作使民）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矣失恩則民散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見其清於清之中必見其濁（官本他本作知）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無小而不（桉見）

取王本無小誤作之中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掩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道德經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有形必有影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官本校作形影他本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東漢劉愷議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擧名考質以參其實官本校擧他本作責廣韻擧手擧取參倉合切賞不

空行罰不虛出隱三年注明君校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
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而猶進無功校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是以
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乃也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
臣名歸於君也盲本校術他本誤作樹聖人由之故功出於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七十終

仁和龔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七十一　南菁書院

江都淩曙曉樓著

春秋繁露注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潛夫論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　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書大傳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生故陟之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　廣韻功績也說文曰以勞定國曰功故曰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　說文通論明于日月故于文日月爲光　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寫於海也　釋名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

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海晦也注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桉瀉據黃氏日鈔作寫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管子利出一孔孔訓爲道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隱五年注春秋撥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多少除害除廢原注一有益者謂之公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營爲厶背厶爲公無益者爲之煩擾官本桉他本作孳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傅子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師古曰職常也謂常業也雖有愚名不予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白虎通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潛夫論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問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民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哉故是非不能混原注一作詐奇不能枉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原註一作算師古曰軌與宄同萬物各得其冥原注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諸侯一歲三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天子三歲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白虎通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不肖索隱曰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命之曰計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疏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

考試之法合其爵祿白虎通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服虔曰爵醮也所以醮盡其才也王制疏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

事上是也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東漢朱勃上書訟馬援臣聞春秋之義以功除罪以爲名定實先內弟之桉弟古第字王本誤作定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官本桉以他本誤移在然後二字下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弟句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漢書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唐六典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有二善爲中上無最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尚書大傳堯典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適猶德也中而下者有負案漢書注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七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率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相準如此法作負字是作員非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弟以通來數官本桉逐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弟而亦滿計絀陟之初次再計謂上弟二也次次四計謂上弟三也九年爲一弟一得九並去其六爲置三弟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江都汪中鄧文學立誠曰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以漢法況之縣課丞尉郡課縣州課郡公卿課羣吏縣之課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諸對詞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責爲民除害其郡守課縣秋冬遣無害吏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州刺史課郡國以六條問事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丞相典天下誅討賜奪天子受相國之安其有日食星變諸陰陽不和丞相不勝任使者奉勅書駕駟駱馬即時布衣出府免爲庶人又桉試若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

量能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試此卽對策所謂使者刻侯郡守二千石各責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者也

通國身第二十二 潛夫論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

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賢良策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變然也又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咬助傳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末弊將柰何武王周公承商之弊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弊甚於二代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言唐虞之化難行于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誅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猶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云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後聖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一守周典明矣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宮本柀下謂字他本改正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隱元年經元年春王正月傳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仁當作人聲之誤也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官本校他本無者字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隱元年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　王者改制作科柰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紐三之前曰五帝古今注程邁問董仲舒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帝選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史記趙世家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小學紺珠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宮之言中也世本禹作宮　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　盧注王舊本作正誤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紐唐謂之帝堯　盧注作故親夏虞今以下文親周故宋之例改轉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　原注一作名相曰宮尹張編修曰此以下關殷制盧注爵字訛當作爵作樂之事　作紐虞二字　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宮邑於豐　詩文王有聲箋文王作邑於豐立宮室校豐邑在豐水之西括地志宮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　詩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周本紀注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制爵五等作象樂　象舞即周頌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　水經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以干里擊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作汋樂以

奉天釋文酌音灼字亦作灼小序酌告成大殷湯之後稱邑示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隱元年注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時正黑統王魯盧注舊本正字王字互易尚黑紬夏親周故宋隱元年疏何氏作文諡劍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莊十八年注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樂動聲儀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樂宜親招武索隱五帝本紀招音韶卽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韶武進劉庶常逢祿曰武當作舞音近而訛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白虎通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注孟春者日月會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白虎通三正記曰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官本黑他本校黑他本誤作首正路輿質黑馬黑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大節綏幘劉庶常曰綏他本誤作緩節符節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縌謂之綏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後漢輿服志下千石六百石黑綏三采又自黑綏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綏同采而首半之應劭漢官曰綏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也後漢輿服志幘者嘖也頭首巖嘖也注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稽命徵天命以黑郊牲黑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犧牲角卵冠于阼冠義適子冠于故夏有元珪阼以著代也注東昏禮逆于庭隱二年注夏后氏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序少北近主位也昏禮下達于東階之上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上于檀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牲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薦尚肝郊特牲注殷祭肝桉夏祭心尚肝誤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是月不殺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疏聽朔玉藻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廢刑發德官本桉發他本誤作法下同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

明朝正尚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正白統柰何曰正白統者麻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季冬者日月會于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白虎通三正記曰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殷本紀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曰馬白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大節綏幘尚白旗白明堂位殷之大白鄭志答趙商白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大寶玉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于堂昏禮逆于堂隱二年注殷人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祭牲白牡檀弓殷人尚白大事歙用白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薦尚肺郊特牲注周祭肺祭肝尚肺誤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高帝紀已而有娠注孟康曰漢制祭天地之牛角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娠音之人逆于尸隱二年注周人逆于尸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周人尚聲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曰正赤統者盧注此下有脫當云麻正日月朔于辛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之始動其色赤正路輿質赤馬赤補四十字據尚書大傳及白虎通之文大節綏幘尚赤旗赤明堂位周之大赤大寶玉赤郊牲騂檀弓周人尚赤大事歙用騂牲角栗栗王本誤作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蘭冠于房昏禮逆于戶隱二年注周人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檀弓殯于西階之上周人尚聲郊特牲注夏祭心殷周祭肺尚心誤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徵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曰分夜半夜半朝正尚書大傳周以夜半爲朔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官本校神他本作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桓二年注質家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質遐遐方無有生煞殺同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

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沈孝廉曰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續漢書輿服志郊祀之服皆以袀元鄭所謂上下皆元杜所謂上下同服此云朝正之義又云明乎天統以漢人言漢制則爲袀元明矣天子純統色衣此統字不可解蓋天色元循天統之義則衣之色用天統尚元也統字非誤其文質爾　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劉庶常曰綏他本作緌秖玉藻緇布冠有綏尊者飾也對上大夫言故云尊者緇布冠續緩諸侯之冠也鄭注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盛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存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

其似正月矣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一莊十八年經杞伯來朝注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春秋當新王者柰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紼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不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隱三年經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統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尚書大傳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是故周人之王盧注舊本缺周字錢補尚上推神農爲九皇書釋文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含文嘉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食德濃厚若神故曰神農也而改號軒轅謂之黃

帝書釋文黃帝軒轅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因存帝顓頊白虎通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書釋文顓音傳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帝嚳白虎通謂之帝嚳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書釋文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帝堯之帝號白虎通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好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書釋文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舜帝舜之號舜者何舜猶僎僎也言能推行堯道而行之書釋文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史記封大禹之後于杞正義曰括地志云汴州雍邱縣古杞國周武王封禹後于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所滅存湯之後于宋以方百里爵稱公釋文湯者契所封之地名成湯伐桀王天下遂以爲國號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

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哀十四年注春言狩者蓋據魯變之時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紬夏改號禹謂之帝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者大也明當持守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紬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盧注舊脫杞字錢補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三十三年經杞子卒注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紬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

黃帝之先謚黃謚也在帝上故曰先謚白虎通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稱黃也風俗通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也德四季與天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四帝之後謚何也在帝下故謚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官本校帝代他本作代帝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官本校黃他本作皇故曰黃帝云帝號尊

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白虎通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擾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七經義綱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王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白虎通天子者何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紬減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紬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絶地廟位官本祓絶他本誤作純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封禪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白虎通魂魄者何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也性以治內釋文疆居良反竟也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桓十一年傳春秋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也伯子男一也辭無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何下當有以字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白虎通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元命包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官本祓他本作仁多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隱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妾以子貴冠昏之禮以子字父別尊卑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夫婦對坐而食士昏禮布席于奧贊告具

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白虎通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喪禮別葬檀弓合葬非古也祭禮先澡周禮內饗夏行腊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膏臊牛脂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也

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漢書終軍傳神明之古曰謂泰時及后土明堂員蔡邕明堂議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敬奉燔瘞於郊宮師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

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鷺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通考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車注鸞有和鸞也大戴禮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帝車教之道也樂載鼓書鈔鼓所以檢樂聲音之長也按商頌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鎛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今董云載鼓設鼓縣鼓程鼓見王者受用錫儛錫儛錫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命必改樂器而異其制也通考朱干白是儛溢員官本棓他本脫下儛字棓溢與俯同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羅舞成八溢先毛血詩執其敔其毛取其血膋鎛毛以告殺而後用聲祭統夫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也血以告殺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盧注鬳蓋古戚字正刑多隱親鬳多諱盧注鬳蓋古戚字封禪於尚位圭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節義故立嗣子孫篤世子檀弓注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而母別耶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亨官本棓他本脫合葬二字衍一喪字無禮字盧注亨古烹字鄭康成曰煮於鑊曰亨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官本棓大他本誤作天鸞輿卑法地周象載

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儛未詳儛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
封壇於下位官本桉他本於誤作子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
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耼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官本桉他本脫別葬祭禮四字又誤於嘉疏下
衍夫別葬祭禮五字曲禮曰嘉蔬鄭注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
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原注音妥圓長曰橢一作隨館桉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篚賈
疏云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橢凹之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橢也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玉
厚七分原注一無玉字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
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儛通考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所
以爲聲翟所以爲容儛溢橢先用玉聲而後亨詩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堂下
也桉翟羽可用爲儀儛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正刑多隱親讋多赦封壇於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
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耼夫婦同坐而食喪
禮合葬白虎通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祭禮先秬鬯婦從夫
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
衡官本桉而他本作秩機官本桉秩他本作佚玉厚六分白藻三絲
衣長後衽服首原注一無首字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
樂縣鼓明堂位周縣鼓用萬儛通考曰萬人聲商頌曰萬舞有奕何休釋公羊萬舞之說以爲
象武王以萬人伐紂宣八年傳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
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
儛溢衡先亨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原注未詳桉他本復衍一公字桉據上文當作天法二字
然天法亦誤似缺多字封壇於左位
隱親讋云云六字

四法修官本校修他本作條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盧注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王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魯故也其前當有脫文

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五帝本紀正義瞽瞍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路史舜長九尺大上員首性長於天文尚書考靈曜通天文者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姒氏五帝本紀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注索隱曰禮緯曰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名文命至禹生發於背楚世家注若夫前志所傳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破胸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近世之信也天地之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形體長長足胝疾行先左隨以右官本校先各本誤作光尚書大傳畧說禹其跳者跂也注其發聲也跂步足不能相過也勞左佚右也釋文佚音逸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尚書刑德考禹長於地理水泉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五帝本紀契爲商姓子氏注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鳦子而生本行記商姓子契先發於胸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盧注專狹也尚書大傳略說湯扁扁者枯讀曰團足左扁而右便也注言湯體半小而扁枯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五帝本紀棄爲周姓姬氏軒轅黃帝傳周發黃帝一十九代孫姓姬謂后稷尚書訓君也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母姜原韓詩內傳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五經異義引齊魯韓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郡縣志故蘂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

也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帝王世紀文王龍頭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雒書靈準聰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皐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三代世表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三代世表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故殷王改文句以男書子照原注作以男書子他本作書始以男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春秋元命包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之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衞部凡百二十官公卿表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益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卿爲九焉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

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音餘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正直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官本校他本無是字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白虎通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自參以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春王本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

三月王有四選官本校有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也官本校情他本作者選三臣而爲一選本作精下同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情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以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故天選四提原注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故曰聖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官本校三公他本誤作凡四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制官本校原本作四時爲制據文義時字是衍文今刪之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之天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官本校他本作上而已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官本校他本衍一條字他本率作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官本校他本作是終故而他本誤作百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官本校他本被作彼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愼故

八十一元十爲二十七愼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
愼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愼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愼以持天子天
子積四十愼以爲四選官本桉他本脫愼字選十愼三臣皆天數也是故
以四選率之師古曰則選三十八三四十二百二十八官本桉人字他本誤移在百二十上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愼愼三臣三四十二官本桉他本脫三字百二十八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八三四十二百二十八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八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官本桉他本無而字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官本桉變他本作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

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成下舊有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盧注臣字舊本脫今校補砥音紙磨石也礪音例砥石也孔安國曰砥細于礪皆磨石也師古曰砥礪者蓋譬諸金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而漸奪之官本椄漸他本作漸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官本椄至他本作大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而通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耶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荅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盧注以下伐字俱當作伐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失之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甫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管子曰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孝經緯云封于泰山欣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王

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皆爲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釋文周者代名也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公羊疏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冬十月爲漢元年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甯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漢之伐秦官本校他本無此四字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漢書注誹非止所行也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弒荀子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之効也桀紂爲君而以湯武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帥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

服制第二十六

荀子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夷聲則凡非雅者舉廢色則凡非舊器者

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王者之制也

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盧注錢云上有脫文此首二句亦與服制無涉則各度爵而制

服說苑辯然不通古今之道謂之一物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注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尚書大傳得命然後得棄飾車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棄棄有罰桉管子服制作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有軒冕之位貴祿田宅之分死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注上公三重侯伯子男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孝經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槨喪大記小斂絞縮者一横者三逸雅所以束之曰絞衾衾絞交也交結之也衾禁也禁繫之也後漢書趙岐傳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桉管子作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然則襲當作壟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王本作才桉管子作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漢書賈誼傳古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

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官本桉朝他本誤作明桉管子作天子服文有章以命士而大夫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止於帶緣玉藻士練帶率下辟注謂庶人無文飾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尚朱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尚朱飾其側人君充之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白虎通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桉管子作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玉藻注謂庶人無文飾大羊爲庶人之裘則君子所服惟宜狐貉而已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乘馬桉管子作不得衣錦繡綺穀紈綃罽操兵乘騎馬周禮校人注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謂之服制漢書賈誼傳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旗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曹褒傳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聞叔孫通頗采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所損益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嘆息所不能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七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上